



何山逸

HE
SHAN
YI
BAO

【雾海迷城】

慕容青松 著

何山道

【雾海迷城】

慕容青松 著

文化艺术出版社
Cul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河山遗宝之雾海迷城/慕容青松著. —北京: 文化艺术出版社, 2010.8

ISBN 978-7-5039-4663-9

I. ①河… II. ①慕…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162580号

河山遗宝之雾海迷城

作 者	慕容青松
选题策划	王文鹏
责任编辑	任肖兵
封面设计	引文馆·马顾本
出版发行	文化艺术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东城区东四八条52号 100700
网 址	www.whyscbs.com
电子邮箱	whysbooks@263.net
电 话	(010)64813345 64813346(总编室) (010)64813384 64813385(发行部)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三河市祥达印装厂
版 次	2010年9月第1版 2010年9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640×960毫米 1/16
印 张	17.5
字 数	200千字
书 号	ISBN 978-7-5039-4663-9
定 价	25.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印装错误, 随时调换。

引 子

在我面前，摆着这样一份简短的资料：

公元一七四七年，乾隆帝发兵征讨藏部首领金川安抚使莎罗奔。两军对垒中，莎罗奔麾下有一支四百人的外援军勇猛无比，彪悍异常，屡次击退清军的军队，这支外援军，来自云南扎郎山的类傣族。金川之战之后，类傣族全族如同美洲的玛雅人一样神秘消失，后来曾有人进入过他们的禁地，但无一复归。

没有人知道这个民族去了哪里。曾经生机勃勃的扎郎山从此成为死亡禁地，类傣族则成为了一个永久的谜团。

值得一提的是，作为一个全盛时期只有五六千人的偏远部落，类傣族不但创造了文字，而且还建造了用于祭祀图腾的巨大祭坛，这样的工程量，丝毫不亚于古埃及的金字塔。

我实在想象不出，五六千人的小部落是怎样拿着原始粗陋的工具创造出这样一个奇迹的。

和类傣族神秘消失同样让我们困惑的是，环绕在遗址外围的那条狭长山谷据说恶鬼横行，它有一个让人毛骨悚然的名字——恶鬼沟，成百上千的森森白骨堆满山谷。进入山谷者无论是人还是动物，

立时毙命，无一生还。

实际上，我已经对任何探险活动失去所有兴趣，特别是扎郎山这样一个迷雾缭绕的地方，但是没有九龙樽就没有墨玉，没有墨玉就没有圣师宝藏。不可否认，顺利地发掘出圣师宝藏是我们最大的愿望，而对什么未知事物都充满好奇则是我一辈子都改不掉的贱毛病。看来类傣族遗址之行不可避免了。

合上资料本，我揉了揉发胀的眼睛，既然无可改变，那就出发吧！扎郎山，我来啦！

河山
遺
第二部
雾海迷城

引 子 ·001·

第一章 ·001·

挺进恶鬼沟

第二章 ·017·

神秘的跟踪者

第三章 ·033·

恶斗朱头花

第四章 ·048·

松爷的惨叫

第五章 ·066·

萧月姑娘

第六章 ·083·

扎郎山密道

第七章 ·103·

黑色遗骨和秋决台

第八章 ·123·

“冰疙瘩”出山

第九章 ·142·

神秘的陶板

第十章 ·157·

首领死亡之谜

第十一章 ·175·

浮罗后裔

第十二章 ·194·

类傣族神殿

第十三章 ·221·

樽得月陨

第十四章 ·241·

再踏征途

第一章 挺进恶鬼沟

我们这些在北方住惯了的人初到云南，哪里见识过这里的美景美食？因此尽管我们有要事在身，但还是拗不过卫攀那朋友的盛情邀请，把春城好好地转了个遍。卫攀和他的朋友原先只是生意来往，后来交往的次数多了，渐渐熟识。卫攀提起到云南的来由时，说是做笔生意，他那朋友明白其中规矩，倒也没多问。卫攀又想起我们将要跋涉在密林深山中的类傣族遗址，可手边只有三支手枪，怕火力不够，于是托朋友寻寻趁手的大家伙。

趁着行程中的空余时间，庞老二已经把两本类傣族资料的大部分内容讲给了我们听，其实这些资料虽是韩慕亭费了不少时间、精力才搜集而来，但其中真实度与可信度到底有多高？毕竟关于资料来源只有寥寥几笔，其余的全部来自野史和民间传说。不过韩老头确实极为用心，凡是有关类傣族的事儿，哪怕只言片语，他也如实记录了下来。

类傣族自东汉三国鼎立之时从主族分离出来，一直延续到清朝乾隆帝讨伐大小金川，这中间留下的资料相对来说比较多，但正如韩慕亭所说，金川之战以后，有关类傣族的消息越来越少，至道光

年间彻底断绝，虽然后来有一个采药人误打误撞一度闯进遗址，但可惜的是，他误闯入这个遍地白骨的陌生之地，已被吓了个半死，匆匆忙忙便退了出来，后来再想进去时，却无论如何都找不到入口了。资料中还记载着不少类傣族的风俗、宗教习惯，庞老二全都一一告诉我们，我认为这些东西与寻找九龙樽的关系不是太大，我们是去找东西，又不是搞科学研究，只要清楚九龙樽藏哪就行呗。庞老二说：“按韩慕亭所画遗址地图的标记来看，最有可能藏着九龙樽的地方就是类傣族族长的居室、祭祀祖先和山神的祭坛和扎郎圣山。不过现在说这些有点远，进入遗址最大的障碍是那条传说游荡着恶鬼的死亡山谷。”

“实在不行就搭桥过去呗。”铁柱嘿嘿笑道。

“不要忘了，这类傣族灭族的原因至今不详，一个繁衍了千年的部落，突然说没就没了，遗址里到处都是尸体，即便我们过了山谷进得遗址，也得加着小心，柱子，你拿点正形出来，别总是看什么都不当回事儿。”

大伙儿说完正事儿，渐渐把话题转到韩慕亭身上。要说六大家里头真没有吃素的主儿，个个都这么深，韩老头儿的做派实际就是让我们替他来这个神秘消失的部落涉险，找到九龙樽，他高高兴兴，即便找不到，他也不损失什么。万一我们这些人在深山老林里有个三长两短，估计姓韩的连眉头都不会皱皱。无奈，众人的魂儿都被圣师宝藏勾着，情愿放着舒服日子不过，见天跋山涉水找罪受，怨谁呢？既然是心甘情愿的事儿，也就说不出韩慕亭什么不是了。

卫攀的朋友倒是个热心肠，直把我们送到勐腊县，再往南是磨憨镇，离着宗恩也就不远了。这位爷把我们安置好之后，出去找当地的熟人，看能不能联系来两把大家伙。现在这年月，出门在外的不靠朋友就得靠票子，因此我们每人身上多少都带着些钱，加之卫攀的朋友路子比较野，没过多长时间，竟真联系上卖家，搞来两把实在货，对方答应直接送到磨憨镇。

景致转了，美食吃了，趁手家伙也有了着落，因此我们再没耽搁的道理，打点好行装，直奔磨憨镇。云南的朋友实在讲信用，我

们前脚刚到，后脚送货的人便如约而至，待大伙儿验了货，均都赞叹不已，觉得这钱花得不亏。原来卫攀的朋友给我们联系的大家伙竟是两把五六式冲锋枪。

但凡懂点儿枪械的人都该知道，五六式冲锋枪是仿苏制AK47，其实这种枪严格来说该称作五六式突击步枪，7.62口径，可单发可连发，最大杀伤射程1500米，100米内射穿10厘米厚的木板不在话下，无论精确度还是杀伤力，都没得说。到了磨憨镇后，卫攀的朋友还是没一点回昆明的意思，非要把我们送到目的地，卫攀考虑到虽是相熟的朋友，但把自个儿家底全漏给他也不合适，婉言谢绝了对方好意，我们自己一路摸到宗恩东南方，按韩慕亭所说，这儿已经离着扎郎山很近了。

我们这次一共来了八个人，一个个满带行装，十分扎眼，便分了两拨，前后隔段距离分开走。这里已经远离都市，若真有当地居民问起我们来意，随便敷衍几句混过去就是。当初韩老头儿交代过，若是找向导时口无遮拦地说是去扎郎山，估计没人敢去，于是我们决定先由铁柱出面，在附近村子跟老乡搞熟关系，然后托词要到落石谷，愿意多出报酬寻个认路的老乡领路。落石谷在扎郎山附近，村民常年都在附近活动，除了扎郎山不敢去，别的地方闭着眼睛他们都不会走错，因此争先恐后要去，最后铁柱挑了个四十来岁、看上去老实巴交的稳重汉人，村里人都叫他老土，铁柱于是也亲热地“老土老土”地叫。

原本铁柱在村子里对老土说只带三两个人，但老土出村之后一看呼啦啦竟有七八个人之多，他摸摸自己的脑袋有些犹豫，铁柱哈哈一笑，递上支烟说道：“老土，怎么了，瞧我们不像正经人？实话对你说了吧，咱们是北京过来搞学问的，这位是庞教授，大伙儿全以他为主，你别看我们人多，其实除了我和庞教授，其他人都是雇来的粗壮汉子，背个行李，干些粗活。庞教授是什么身份？在北京，市长见了他还客气得很呢。咱们这次搞的学问大，因此得在山里多住些日子，没几个劳力怎么能行？你好好引路，等庞教授学问做完了，回北京跟市长打个招呼，直接把表扬信发来，叫你们勐腊

县的县长亲自给你送家去。”

论心机，老土怎么比得上铁柱？三两句话就让他信了，一边点头一边说：“原来是做大学问的先生，先前也有到我们这儿抓蝴蝶，还有做什么本的人，只不过我回回抢不过人家，这样的钱是一分都没赚过。既然这样，咱们就走吧，我知道，先生们忙得很，不过瞧着这位教授先生连头发都没有白，可是年轻的很呐。”

据老土讲，这附近再没别的村子，人烟少，因此我们也不需遮遮掩掩的装纯真，人马合在一处前进。老土看样子老实巴交，但跟人熟悉之后也很健谈，嘴里的话叽里咕噜直往外冒，说得快了，十句里倒有八句我都听不清楚，铁柱也不论他说的什么，只顾咧着嘴一个劲儿地点头。老土虽嘴上不停，可路认的一点不错，况且落石谷不是什么险恶去处，所以行程很快。

有了以往的经验，况且事先请教过人，我们此次云南之行带的装备精简实用，比如吃的，全是专业的野营食品，体积小，热量高。我们走了约莫两天时间，落石谷就快到了。

来落石谷其实只是幌子，所以铁柱等当天扎下营寨后对老土说：“这一路可让你受罪了，落石谷附近是不是有个叫扎郎山的地方？在北京的时候就常听人说那里风景如画，实在是个好去处，反正我们这回做学问待的时间长，不差个三五天，庞教授的意思，想到扎郎山去看看。”

老土惊慌地扔了手里的烟头，睁大眼睛说道：“是谁说的扎郎山那儿有好景致？一眼望不到头儿的烂林子，没意思得很。”

“庞教授呢，就有这么个爱好，老土，辛苦你带我们过去，当然咱们也不会白浪费你的时间，多给你加钱就是。”

“不行不行，万万不行，加个金元宝也不行。”老土一听铁柱说要让他带路到扎郎山，顿时不停地摇头摆手。

见老土不肯松口，铁柱随即敛了笑容说道：“庞教授是什么身份？惹他不高兴，回去向首长一说，莫说老土你，就连你们村长，你们乡长县长，都得一起跟着受牵连。”

“哎呀大兄弟，不是我不肯带路，实在是，实在是……”

“实在是什么？”

“扎郎山这个地方实在是蹊跷得很，一旦去了，会出人命的。”

这事我们早就知道的，但既是演戏就得演得真实些，铁柱装着很惊讶的样子说道：“老土你不要吓唬人啊，我们是搞学问的，可不信乱七八糟的那一套。”

“这可不是我胡乱说。”老土又点上一支烟，明知这里人迹罕至，可还是四下望了望，压低声音说道：“悄悄地对你说件事，十几年前，我亲眼见人在那儿送了命！”

我在旁边听了老土的话，不由自主地往他跟前凑了凑，庞老二虽说身子没动，但明显也把注意力集中到这儿了，铁柱赶紧又递过去一支烟，老土伸手接了，卡在自己的耳朵上，然后神秘兮兮地说：“说起来也有十好几年了，那时候我才二十多岁，每天除了田里的活，就没旁的事儿干，恰好村里来了四个外地人，说是要到扎郎山去，找人带路，不是我吓唬各位先生，祖祖辈辈传下来的老话，这扎郎山外的山沟里头有恶鬼，不论是谁，只要敢踏进去一步，保管有去无回。因此这四个人虽出了高价，可村里人没一个敢出头的，后来价钱连翻了两番，我就有点动心了，那时候穷，我都二十多了，还打着光棍儿呢，于是私底下找他们领头的说，我愿意带路，不过只能带到恶鬼沟边儿上，扎郎山那是万万不敢去的。”

这四个人不知道是不是韩老头儿他们？当初他只说了来过扎郎山，但没有提及具体的时间，我正想出口问，铁柱对我使了个眼色，叫我别打岔，继续往下听。

“这四个人到底去扎郎山做什么，他们没明说，我当时脾气毛愣，心想把他们带到地方就算拉倒，何苦管那么多闲事儿？从村子到扎郎山附近这段路好走，我带着他们一路赶了过去，等远远地能看见扎郎山的时候，我对他们说马上就地方了，剩下的路让他们自己走，因为想一气走到扎郎山脚下得穿过恶鬼沟，所以我只敢把他们带到这儿，哪怕打一辈子光棍也好过把命丢了不是？领头那人说要我把他们带到扎郎山，再给我加钱，我死活没答应，说恶鬼沟不是人去的地方，只能把你们带到这儿。那伙人还不怎么信我的话，

好在目的地已经不远，也就没再勉强，如约给了我工钱，叫我回家。说实话，我长这么大只到恶鬼沟边儿远远瞧了一眼，里面到处都是白森森的骨头架子，虽没亲眼见过有人死在那里，不过这么多骨头，想来老辈人说的不会有错。我拿了钱往回走了一段，出于好奇，想偷偷跟着那四个人瞧瞧，于是便悄悄折回来，远远跟在他们后头。嘿嘿，叫先生们笑话了，那时候还年轻，不晓得这里头的水有多深，心想只跟着看看，料来不会有什么大碍，咱们土生土长在这儿的人，想要猫起来偷偷跟上谁，不算难事儿。那几个人没怎么逗留，到了恶鬼沟边儿上就准备下去。那四位看我土里土气的，可能也都没把我的话放在心上，领头的略微在沟边儿停了停，便先叫一个人下去探路。”

我们这些人此时都是心中雪亮，韩慕亭爬子出身，火海刀坑里摸打出来的人物，精细得不得了，倘若他手下那些愣头青掂量不出事情的轻重倒也罢了，但像他这样的人，做活前已经得了别人警示，怎么还会一股劲儿地硬往鬼门关里闯？想必还是对那九龙樽期盼太甚，不惜试险，糊弄着手下先去打头阵，不论沟里情况如何，自己先落个安稳。

“各位先生没去过恶鬼沟，其实地势倒是平常，手脚麻利的半大小子都能来去自如，我当时就藏在稍远处的一棵大树上，见下沟的那人三两下便蹿到沟底，还回头对上边的人咧嘴直笑，我手里立时替他捏了把汗，心说到了恶鬼沟底还笑得出的，胆子也太大了些。这也不算稀奇，他们选的下沟的地方，不知道为什么，没见骨头架子，若是满坑白森森的骨头，心再宽的人怕也吓得两腿哆嗦。约莫半支烟的功夫，领头的见下头平安无事，便招呼其余两人收拾好东西，准备一同下去。待他们把行装背好了，先前下沟那人悄没声地就瘫倒在地，我可不是吓唬各位先生，当时我瞧得真真的，确实蹊跷，一百来斤的汉子，躺倒了便没再起来。”

老土说的跟韩慕亭一般无二，若非亲眼看见，编也绝对不能编得这么匀乎，可以确定，两人都没说假话。

“他这一躺下不要紧，上面的人都觉得不对头，不过领头那人看

来像个见过世面的人，遇到这事儿竟也没显得多慌张，沉住气对两个跟班儿连说带比划了一阵，看他那意思，十有八九是让他们下去把人弄回来。那俩人估摸着有点不情愿，在上头磨磨蹭蹭，领头的也不知又说了句什么话，就见俩人屁滚尿流地蹿下沟，一手握着枪，一手拉起瘫倒的人往回拽。这时候我心里有点发虚，说实话，这太平年月，身上带着枪的能是什么好人吗，你说是吧，这位先生？”

我们的两把五六式冲锋枪全都卸了弹夹，装在草绿色的大尼龙包里，卫攀和大宾一人背了一把。而老土刚才那句话，正巧问的是卫攀，不光问了话，他的眼睛还有意无意地瞟了瞟卫攀的尼龙包。卫攀眯着眼睛笑了笑：“可不是吗？国泰民安的，拿枪的想必都不是什么好人。”

老土跟着嘿嘿笑了笑，收回目光，从耳朵上取下铁柱给他的烟，点燃了深抽一口，接着说道：“当时下沟的那两位手忙脚乱，一只手又让枪占着，所以拖人走得不太顺，走两步还得看看四周的动静。我也不由得睁大了眼睛，老人们说，沟底的恶鬼虽然凶，可从不会踏出恶鬼沟半步，但这青天白日的，它们是怎么把人弄倒的？嘿嘿，人嘛，就是这贱毛病，越是怕得要死的事儿，还偏想弄个清楚。先生们说怪不怪？我这眼睛是连眨都没敢眨，方才还拿枪拖人的两条汉子一转脸儿的功夫又瘫在了沟里，我可一点儿门道都没瞧出来。眼见三个跟班的都撂倒在沟里，领头儿的也慌了，站在沟边儿手足无措，估计他虽离得近，也没看出其中的缘由。各位想想，遇到这样的事儿，给他个天大的胆，他敢下去？因此只能在沟边儿大声吆喝，干着急。我趴在树上一动不动紧盯着，约莫过了十几分钟，领头的试着朝三人扔了两块石头，又从包里头取出个铁钩子，绑上绳子甩到沟底，想把人一个一个拉回来，可人身上穿的衣服不着力，钩子一挂就撕得粉碎，好容易搭到一人腰间的皮带上，钩子又脱了，总之，想了几个办法，领头的还是没能把人弄回来。三个人栽到恶鬼沟，那是神仙也救不活的，要让我说，人死不能复生，还拉出来做什么？费力气拉回来，带也带不走，还不得就地挖坑埋了？别说啊，这领头的还有点情意。”

庞老二听到此处，嘴角露出一丝极淡的笑意，我也明白他的意思，韩慕亭若真重情意，根本不会硬让手下人去沟底拉人，他想把人弄回来，极有可能是想查验死因，以便应对未知的危险，老土这样的乡下粗人，料来也猜不透其中真意。

“说到这份儿上，各位先生都该明白了吧？扎郎山那地方，去不得，你们虽说人多，可真要是下了沟，说句不中听的话，恐怕还是得和他们一样啊。”

庞老二站起身来，轻轻踱到老土身后，对铁柱做了两个手势。铁柱看后不动声色地笑道：“老哥说得有理，庞教授是贵人，可不能出一点闪失，大伙都还得靠他带着做学问，那咱们就不去扎郎山了，听你说得也怪吓人的。落石谷不远啦，你把我们带到地方就算完事儿，回去把你自个儿酿的酒备好，等咱们办完正事，到村里跟你大喝一场。”

“那敢情好，敢情好，先生们都是北京来的稀客，到我家去我面子有光彩。”

铁柱笑嘻嘻地把老土引到远处去，庞老二见两人走远了，淡淡笑了笑，说道：“这人掩得好深，相处两天竟没能看出来，若不是今天他露了点马脚，还真叫我看走了眼。卫老板，你怎么看？”

“二哥，咱们是什么交情，你就别整天老板老板的跟我客套了，叫我声兄弟就行。”卫攀长舒了口气说道，“要说老土这人看上去老实巴交，迷迷糊糊的，两天相处下来，没什么不对劲儿的地方，可就今天他瞧我那一眼，叫我有点惊讶。”

说到这儿，我才知道他们说的竟是老土，心想庞老二是不是有点草木皆兵了，一个乡下汉子，也值得动脑子琢磨？

庞老二微微一点头，说道：“卫老板不含糊，一句话就道明了异处。”

“二哥，”我问庞老二说，“就是个寻常乡下汉子嘛，我怎么瞧不出什么地方不对劲儿？”

“像他这样的人，装傻充愣自然教人难以分辨，可无论他怎么装，两只眼睛是瞒不过人的，你瞧他今天朝卫老板那把枪瞟过去的

眼神没有？一个乡下人，怎么会有如此犀利的眼神？何况还是一现即隐，这本事，可不是寻常人能有的。”

我刚才只顾着听老土说话，却丝毫没注意他的眼神如何，庞老二遇事轻易不下结论，若是他觉得有问题，那么这个老土十有八九有问题。不过这人是铁柱专门到村子里寻来的向导，我们不好随便挑他毛病，卫攀说道：“既然如此，咱们要不要去村里摸摸他的底？出来干这样的事，还是小心点儿为好。”

庞老二背着手说道：“这世上藏龙卧虎，不显山不露水的高人多了，人家爱住在这穷乡僻壤也没什么不对，这里不比当阳地宫，知道我们云南之行的外人不多，想必不会有人跑来刁难咱们，回头把他打发走就是了，若没什么意外，不动刀枪那是最好。”

庞老二话虽这么说，但他精细惯了，但凡上了心的事儿，绝对不会半道儿撂下，有他在，即便谁要动歪心眼子，也讨不了多少便宜去。只不过我们在这地方人生地不熟，还是少惹麻烦为妙，俗话说得好，强龙不压地头蛇。

我没庞老二那么缜密的心思，把前后经过反复想，也得不到什么头绪。想得心里乱了，我下意识摸了摸脖间戴的红线缠腰，又望了望远处长处隐约浮现在视野里那神秘的扎郎山，随手扔出一颗小石子儿。

这老土，究竟是什么来路？

想来老土并没有察觉到我们对他的怀疑，仍旧装着一副憨厚的样子带我们把最后一点路走完，铁柱如约付给他先前说好的酬金，笑嘻嘻地打发他回去。老土握着钱，眼睛笑得都看不见了，连声道谢，还说要我们办完正经事一定到他家去。瞧着他屁颠屁颠地走远了，庞老二不动声色地叫大伙儿在附近找个隐蔽地方驻扎，歇一天再返回恶鬼沟，跟他相处的时间长了，他的行事风格我也多少知道一些，庞老二未把话说明，但我也知道，这么做无非是想诱老土露底儿。

说实话，这月份儿到这种地方来简直就是受罪，咱们北方人耐不住热，尽管每天都尽量挑着清晨、黄昏气温较低的时候赶路，但

还是热得大汗不止，可劲儿地往肚子里灌水。饮用水消耗得很快，所以先前照着在当阳地宫时预备下的物资就有点儿紧张，好在云南境内地表水资源丰富。

韩老头儿和老土不是一路人，但他们两人的讲述基本吻合，这就说明，恶鬼沟确实非同小可，丝毫大意不得。我们在山沟里又窝了一天，几个人轮流放哨，却没能瞧见一个人影儿。待到天擦黑了，卫攀对庞老二说道：“二哥，那个乡巴佬想必真回家去了吧，若是他有心跟着咱们，熬到这时候也该现身了，早知如此，还不如趁他走的时候派人盯着。”

庞老二摆摆手说道：“倘若咱们没看走眼，派谁去盯梢儿不能被对方察觉？本来就是没头没尾琢磨出来的事儿，这样一来反而叫人家起疑，咱们窝上一天一夜足够了。若是今天晚上无事，明天一大早，大伙儿起身去见识见识那个鬼里鬼气的恶鬼沟吧。”

云南气候炎热，加之我们身处的地方植被繁多茂密，因此这儿的虫子个头儿大，好些还带毒，松爷白天蹲着方便的时候，不知道怎么招惹到一只大蝎子，朝着他屁股就狠狠蜇了一下，疼得他嘴都咧到了耳朵根儿，提着裤子一下子蹦起老高。幸好我们有备而来，各种药品装了大半包，于是赶紧取了点合用的药给松爷治疗，这才慢慢地止住疼痛。

果如庞老二所说，这一夜平安无事，除了各人啪啪拍打蚊子，没一点别的动静，因此吃过早饭，依照原计划，我们收拾了临时营地，打点好行装，庞老二看准方向，带着大伙儿一路直奔恶鬼沟而去。

据韩慕亭所提供的扎郎山地图显示，这条蜿蜒崎岖的小山谷恰好将包括扎郎山在内的几座山峰绕着圈儿围了起来，无论从哪个方向到类傣族遗址去，都必须经过环型山谷这道天然屏障，不明就里的人绝难越过雷池一步，类傣族人当年肯定有其他密道或是破解之法，才能来去自如。不过在这方面，资料上只字未提，想想也是，韩老头儿若是知道其中奥秘，还轮得着我们来替他寻找九龙樽换取墨玉？经过当阳地宫里的种种波折，大伙儿早就对这些不明真相的